

靖海紀

四

太子少保靖海將軍靖海侯兼管福建水

師提督事務臣施琅謹

題爲壤地初闢乞沛

皇仁以弘治化事竊照臣准兵部密咨爲謹陳

善後末議以贊一統無外之宏規事內開

覆奉

俞旨臺灣應得錢糧數目若干白糖鹿皮可否

興販着部臣蘇拜及督撫提再議該臣欽

遵于本年七月十六日就廈門登舟乘南
風而赴省城會議浹月未得適合臣思漳
泉爲下游地方兼見在渡載安設臺灣文
武官員兵丁及班回征師臣與提臣萬正
色不便皆久住省城姑于八月十九日乘
北風由舟先回廈門料理其臺灣應得錢
糧數目及白糖鹿皮可否典販之處部臣
及督撫二臣復議明白至九月初八日移

送會

題疏稿與

臣書

題矣然

臣

更有不得不披陳者蓋臺灣沃野

千里則壤成賦因地爲糧宜稱富足但地

僻汪洋之中化阻聲教之外瀾山逼谷多

屬土番雖知懷服習性未馴射獵是事徵

供無幾所安於耕桑可得按戶而問賦者

皆中國之人于數十年前生聚乎其間及

鄭逆擁衆盤踞兵卽爲農農卽爲兵兼沿海數省之地方人民有爲其所掠而去者有趨而附者非習于漁則與爲佃自臣去歲奉

旨蕩平僞藩僞文武官員丁卒與各省難民相率還籍近有其半人去業荒勢所必有今部臣蘇拜等所議錢糧數目較僞藩鄭克塽所報之額相去不遠在鄭逆當日僭稱

一國自爲一國之用度因其人地取其餉
賦未免重科茲部臣等奉有再議之

旨不得以此數目議覆

臣

竊見此地自天地

開闢以來未入版圖今其六民旣歸

天朝均屬赤子以我

皇上視民如傷率土咸被伏乞

沛以格外之澤減以應需之賦則恩出自

皇上不在臣下使海外諸國向聞

天威而懾服茲輕賦薄歛益慕

聖德而引領如以會議既定當按數而徵在道
府縣責成所係必奉行催科兼以鄭逆向
時所徵者乃時銀我之所定者乃紋銀紋
之與時更有加等茲劉國軒馮錫范見在

京師乞

敕部就近訊詢而知彼夫遐陬初化之人非孝
子順孫萬或以繁重爲苦輸將不前保無

釀成地方之禍階乎至時動輒爲費更甚
何惜減此一二萬之錢糧哉且臣前之所
以議守此土者非以因其地而可以加賦
也蓋熟察該地屬在東南險遠海外之區
關係數省地方安危旣設官分治撥兵汛
防則善後之計宜加周詳今所調守兵一
萬乃就閩省經制水陸兵丁六萬五千七
百五十名數內抽調前去兵無廣額餉無

立治系
三
加增就此議定錢糧數目蠲減于寇虐之後使有司得以仰體

皇上德意畱心安集撫綏俾四民樂業億兆歡戴至數年後人戶盛繁田疇悉易賦稅自爾充溢斯時有增無減豈待按數而徵哉至于興販東洋白糖一項歲定二萬石不足之數聽其在本省之內採買夫本省之去臺灣已隔兩重汪洋以臺灣所產白糖

配臺灣興販船數固爲安便若就本省湊
買白糖涉重洋而至臺灣方興販東洋則
今四方蕩定六合爲一在臺灣可以興販
東洋何本省而不可興販必藉臺灣之名
買白糖赴彼興販此皆部臣蘇拜等慮彼
中之錢糧不敷婉爲籌度奏足良法可知
臺灣錢糧一時未能裕足故也然在部臣
及督撫二臣未至其地不知該地情形雖

畱心區畫難以曲盡以臣躬親履歷其于

民風土俗安危利害無不詳悉天下事言

之于已然之後不若言之于未然之前臣

荷

恩深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今不言至于後

來或有禍患咎臣以緘默之罪臣又安所

自這况臣叨有會議之

旨故不得不以披陳緣係密題臺灣錢糧事理

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俯賜全覽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附錄原評

臺灣原海外一荒島耳土蕃往來自爲貿易日以射獵爲生概無正供賦稅泊鄭逆據而有之帶集兵民始得分土種植通商貿販因而設社迫徵蓋就其一隅之產以供百萬之費政繁賦重民心已思變久矣今旣歸降如出水火各省難民相率還籍投誠家衆移送歸家較之前時民數已減其半矣今若賦役稍

輕從此而生聚而致誨安在不可爲樂
土邪苟仍爲重征繁賦民不堪命或生
異心亦未可知也公疏中諄諄懇切指
畫詳明蓋深悉利害于胸中而不覺發
而爲忠藎之詞非徒鋪張時務以塞一
日之責者也至若興販白糖不便本省
採買之議九確確可從而臺民免遠涉
之勞真防患未然之至計也公無事不
爲民生陳疾苦無日不爲地方
計安危卽此疏已見其大端矣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太子少保靖海將軍靖海侯兼管福建水

師提督事務

臣施琅謹

密題爲海疆底定更宜加慎以垂永安事

臣

聞慮事必計其久遠防患在圖於未然我

皇上深念海宇旣靖生靈塗炭多年故大開四

省海禁特設關差定稅聽商民貿捕羣生

感

濡澤之均沾

國家獲泉流之至計

浩蕩洪慈實冠歷代帝王之不謨顧

臣

思前因

海禁森嚴隄防易於畫一茲海禁旣展沿

海內外多造船隻飄洋貿易捕採紛紛往

來難以計算水師汛防無從稽察竊見在

昔明朝濱海奸徒出沒糾鯨肆害延至我

朝定鼎四十餘年江浙閩粵數省民靡有寧今

德威遠播四海歸心惟南之東埔寨尚有僞鎮